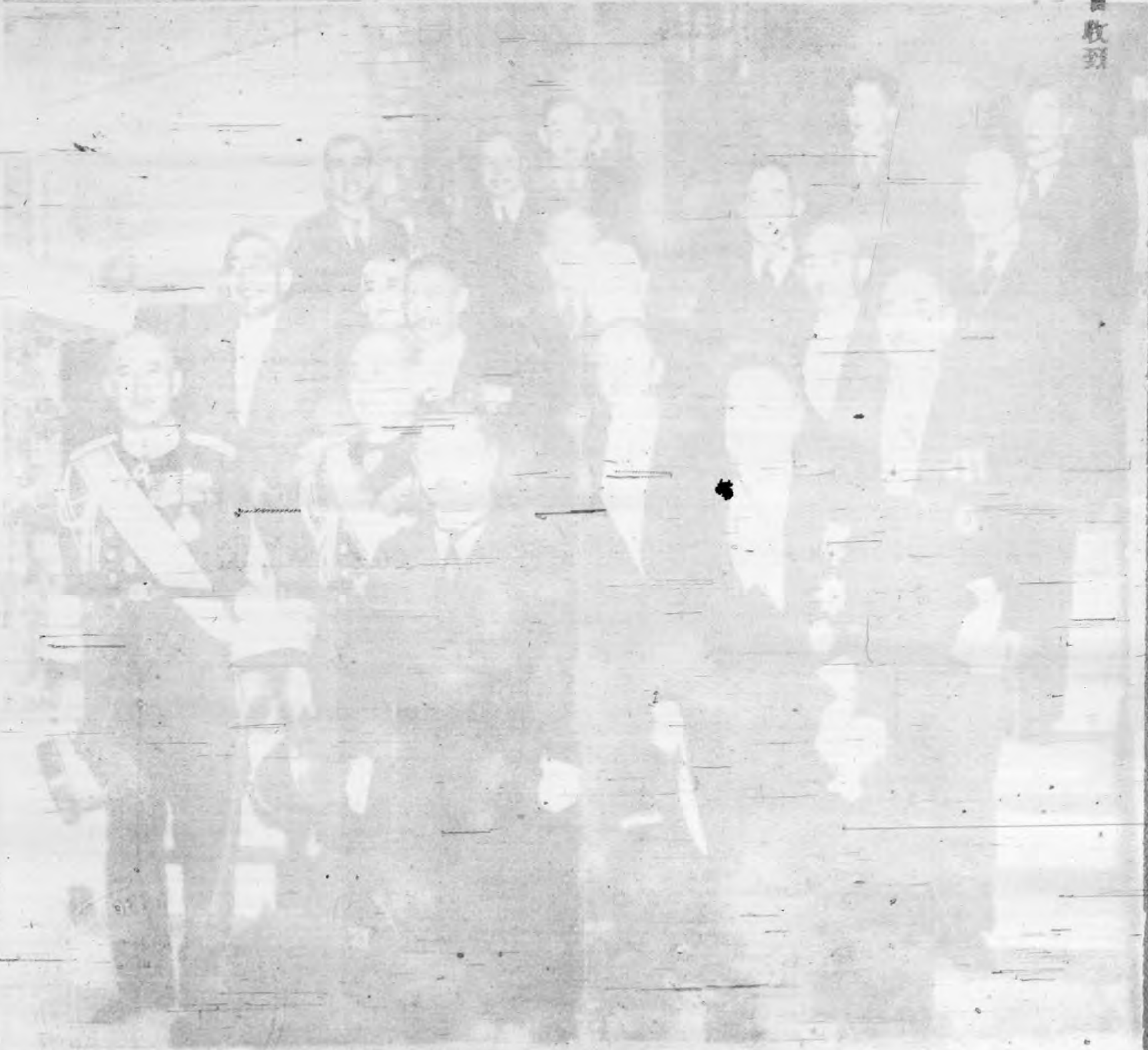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廿五年三月廿八日收發

新 人

第二十三期
卷二



廣田內閣之新陣容

中 蔣首相兼
外 相之廣田
弘毅，左為
陸相寺內壽
一、廣田及
寺內之間為
高相永野修
身，寺內之
後為文相川
崎，廣田之
右為服務大
臣永田秀次
耶，廣田及
寺內之間為
藏相馬場瑛



上攝。
長時在市府石階
前訪謁上海吳市
有田八郎氏返國
日本駐華大使



← 國翊贊中樞之王寵惠氏。
辭卸海牙國際法庭法官職務，歸

(國)
(際)
(社)
(攝)

週一論壇

意阿戰爭給中國的教訓

寒梅

意阿戰爭發展到現在，表面上，零碎的戰事還是繼續存在，實際上，已快到了結束的地步了。

在阿戰爭剛發動的時候，誰都反對意大利的侵略行動，而對於阿比西尼亞的抗戰，誰都感到非常同情。

唯其中國一般民衆的意見中，東方也有一個意阿戰爭的可能，因此對於西方的阿比西尼亞之抗戰，更表示萬分同情，甚至嘆息這黃種的中國人，竟不如黑臉的阿比西尼亞人。

這一種論調，自從意阿戰爭開始後；就在大多數人民的口頭上說着，大多數的刊物報紙上吶喊着，而深深以「東方的阿比西尼亞」之不抗戰，爲莫大的恥辱。

假定我們在表面上浮淺的觀察，的確可以得到上述的一個結論的；倘使深入一點的研究，那麼中國的地位決不可與阿比西尼亞相提並論，而且假定中國也竟像阿比西尼亞一樣，那麼勝利是屬於帝國主義者的，而失敗却是自己亡國滅種的大禍。

要知道阿國之所以能抗戰，是有英國在後援，更有國聯在作實際上的援助，英國爲什麼要支持阿國呢？無非爲了自己的利益。所以在意大利態度萬分強硬的時候，英國便接濟阿國軍火，實施經濟制裁等，一旦英國的目光轉移到遠東，而不欲在東非戰爭延長時，那麼在意大利適度的勝利之下，便壓迫意阿議和。我們縱觀意阿之戰的發生，及其

將來的趨勢，阿比西尼亞的血固然流了不少，抗戰的大義固然是民族戰爭，然而到底底是爲了什麼呢？還是爲了英帝國主義者的利益？犧牲了數千萬民衆的熱血，到了現在戰事快結束了，這讓和的癥結所在，却不是阿國的領土與主權問題，而是帝國主義間的利益協調問題。

戰事的發動和停止，都操在人家手裏；戰事的開始和結果，都爲了別人的利益；難道說，我們中國是希望阿比西尼亞式的民族解放嗎？所以意阿戰爭給我們中國的第一個教訓，便是民族戰爭，應該是自主的，自力的，而決不可依賴的。

退一萬步而言，即使英阿的利益可完全一致，甚至英國的幫助阿國是爲了正義，然而「望在一個民族鬥爭運動中把握勝利，還是在力的充份的準備。阿國的犧牲不可謂不烈，男女老幼，齊赴戰場，死傷於炮火下者，動輒數千萬，若以「團結」奮鬥」諸語，衝諸阿國，阿國的條件完全具備，然而其結果乃喪師失地，幾乎不可收拾，倘使沒有英國的援助，國聯的經濟制裁，到了現在，也許這阿比西尼亞已成了歷史上的名詞了。

所以意阿戰爭給我們中國的第二個教訓，便是現代戰爭是力與力的對比，決不是「正義」熱血就可以克服野蠻的敵人的。在筆者看來，阿比西尼亞式的抗戰，在他人支配下的抗戰，是萬萬要不得的；而阿比西尼亞的失敗，固然不足喪失我們民族求解放的勇氣，但「力的準備」之迫切，更堅定了我們這個信念。

主編 寒梅
發行 葛基
總發行所 新開利社
上海拉都路龍德郵六號
特約經售及代定處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新開利社 第二卷 第卅期 目錄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廿八日(星期六)出版

- 新開利社 新開利社
- A 廣田內閣新陣容(一幅)
- B 時事攝影(二幅)
- C 時事攝影(二幅)
- D 太原近況(四幅)
- 意阿戰爭給中國的教訓
- 國民大會問題
- 縣長受訓
- 節育與節慾
- 朱門酒肉臭
- 中日關係之新階段(下)
- 中國觀察報告者
- 座談會紀錄
- 我所見的幾個文藝副刊
- 從東京到日本的古都(通訊)
- 一得集
- 陸軍的兵器(二)
- 陸軍的兵器(二)
- 春假中往那裏去?
- 東北各地與華北五省面積、人口、物產的調查
- 六一歲之老志士
- 我的投稿生活
- 文藝副刊
- 流淚曲
- 烽火中的兒女(長篇創作)
- 蔣希宗
- 梁雪曼
- 尹雪曼
- 達生
- 子真
- 鐵軍
- 哲人
- 行軍
- 尹雪曼
- 寒梅
- 正之
- 正之
- 荷生
- 荷生
- 漢生

特價一月 三月一日起月底止
國內全年連郵 一元二角
國外全年連郵 三元二角
郵票通用零售每冊四分
國民政府內政部中宣會登記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國民大會問題

國民大會問題

在五全大會討論召集國民大會問題時，本刊曾與上海卅六學術文化團體表示意見，認為憲政問題在目前實無討論之價值，因為目前問題不在訓政與憲政，而在於建立非常時的強有力的政府，要選政府担負起救亡圖存的責任來。基於這個觀點，觀察國內並沒有其他的政黨可與國民黨相比擬，可貢獻什麼治國應世的大計，因此不必憲政；而國內一般民衆知識程度之不及，更不可憲政；目前的計劃，與其模倣沒落的議會政治而誤黨誤國，不如廣羅黨內外真正的聰明才智之士，共赴國難。然而這一個見解，並未爲中樞當局所採納，而到底決定於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

在中央積極擬訂國民大會選舉法的現在，筆者不想發表任何意見，祇是在密切地注意下列幾個問題，而這些問題正是一般中國的國民們都應該加以注意的。

- 第一、這一次國民大會的任務是什麼？
- 第二、這一次國民大會是否要結束訓政，實施憲政？
- 第三、這一次國民大會的召集，是順應一般反

訓政者的意見呢，還是遵循孫先生的建國程序？

天下原無一成不變之法，提早結束訓政，實施憲政，祇須於國有利，於民有益，亦無不可，不過實施憲政後是走歐美議會政治的覆轍呢？還是踏上領袖政治的路途？這一點是值得我們嚴重注視的。（正之）

縣長受訓

在清非常時期中，我們早就主張各級的公務人員，應該受非常嚴格的軍事訓練和政治訓練，因為在這國際政局机極不安到如此地步，隨時可有事變發生，而國內殘餘的赤匪與潛伏的土匪，也隨時有滋擾地方擄掠人民的可能；假定公務人員沒有應付事變的才具，那麼一旦有事，勢必造成更危險的後果。

中央最近調集一百餘縣長在首都受訓，其受訓的內容，不得而知，不過至少他的意義一定非常重要，現在我們就聯想到的幾點，述之如次：

- 一、受訓後的縣長，返縣後，應立即訓練各區區長、各鎮鎮長、各鄉鄉長、各村村長，

文壇

漢

北平晨報被迫改組後之第一篇社論，大倡「中日親善」。

郁達夫任福建省政府參議後，對人聲稱：未嘗不可做官，但不可做貪官汚吏。

曹漢予借梁白波優遊於石頭城中，不知葉夫人以爲何如？

徐蘇靈得子後，又驚又喜，終日與友人商討其兒子大名，結果聞確定爲大衛云

外傳姚蘇麗近來生活甚苦，其實不確，蓋姚本人仍爲上海市教育局之編審股主任科員，而其夫人則爲市立小學校長，月入三百元左右，生活自仍不差。

傅彥長偶至南京路新雅喝茶，遇見熟

中日關係之新階段 (下)

「中國視察者報告」座談會紀錄

室伏：此類觀點上，軍部之認識似與實業家之認識不同。

原：小島君所言日本對於華北開發之援助，希望此類事之資本家及會議論此類事之評論家甚多，而日本進行之方向，現在之對華工作與此種進行之方向，豈非不相同乎？例如——

小島：恐不相同

原：例如中國幣制改革，則磯谷武官起而反對，停止由華北運往南京之銀，此恐因其與日本所謂對華政策不同。日本之分裂主義，與南京政府由幣制改革之國內統一政策，豈非完全相反乎？

小島：恐不相同，如以前所言種種，所謂援助華北開發之問題，設不將觀點改正，將其認作根本上對華問題之一環，則不能正當解決。設如以前之單獨援助華北，則將成爲分裂，而此是否適當，乃係大疑問。故似整個的中日國文調整工作之意味，前刻所言之新認識，此際確有強調之必要。

原：故軍佔領土地，設經濟上一切皆不與南京聯結，則佔領土地

，豈非無益？

小島：恐亦不能謂全然無益，例如自該處作經濟開發工作之點觀察，亦非無益。惟其終局之目標，有發展到遠望限於華北之危險，但目標始終應在於全華之調整。且今日已至全華調整工作之時期，茲進而談所謂日本對華全面的積極工作，余痛感現在之日本產業力尚有缺陷甚多，例如所謂紡績業、雜貨工業品，日本之進出能力確甚強，惟此等中國不甚需要。中國甚需要建設材料及機械，而所謂高度產業之部，則日本尚有太需努力之餘地。自此類之點思之，結局而謂日本對華積極政策，全體上最先爲充實國內重工業，及高度科學工業生產力，爲最緊急大問題。今日重工業之能力，僅可供日本全體軍需品之使用，其將如何進行今後開發中國之工作乎？

原：實際對於土著之產業資本家，日本資本之進出恐最感威脅，日本產業資本與中國產業資本勢必衝突。

小島：恐亦可妥協。

原：所謂妥協，究爲如何之程度乎？

小島：此恐爲條件問題。純粹之土著資本，自將感覺煩惱，惟亦有與日本資本提攜之方法。

室伏：日本資本主義由此進出，豈非好事！

小島：現日本設如不進行，則英國將至，蓋因中國不吸收外國資本，則進行建設工作之事，恐究係不可能之問題。故認日本之進出，即爲中國之破滅之思想，實不能贊成。致於中國之軍需工業——

室伏：日本之希望，或係欲進至該處亦未可知；日本欲援助至此種地步，則恐困難。

原：如此，則結局豈非將中國殖民地化乎？

室伏：所謂殖民地，日本大體爲工業國，中國爲農業國，縱不能爲所謂政治殖民地，恐亦可由經濟提攜進行，因中國究不能與先進工業國之日本競爭。

小島：大體上恐如君之所言，而工業極粗製之下級工業品，設能政治安定，在中國亦將自然能發達，長江一帶將遂發達工業化，日本工業亦必展開成爲高級工業，將其抑制，則不妥當。

原：會談及之華北土著資本，所謂土著資本如何乎？因其隸屬於南京，故由此種意味——

原：所謂土著資本，果爲民族資本之意味乎？

小島：唯唯。

大西：日本之金究有若干流入華北，日本究能有若干在該方而流轉，此亦爲日本國內之大問題。在僅使對方之滿足，則中國不問爲日本資本，英國資本，美國資本，皆欲利用，事實上，對日本頗有所期待。然而日本援助以充足之金，則土著資本必活動，抑日本假與技術乎？

小島：此係如此：日本資本入華北，土著資本到底不致向南方退去，或排擊日本之資本，彼等恐願思迎接日本資本，與其提攜進行開發工作。

原：去年似大藏省有人言：持日本之圓前往，則日本金融危險。小島：使圓在華北流通之事乎？

結果將使中國成爲殖民地的原料國，則與英美等其他列強，難免發生衝突，故君之主張，難望成功。

杉森：日本爲抑制中國之發展，促其分裂如何？

小島：日本殆無抑制中國發展之必要，且事實上實有助長其發展之傾向。日本在華北之努力，可以爲例。一味加以壓抑，乃無益之努力，無論能否成功。即以能否而言，蓋亦程度問題，例如促成中國之分裂，是暫使中國陷於混亂狀態，而在某種程度內，使其進步遲緩，想亦並非不可能，然日本人誰亦不願如此。

杉森：中國一旦具有優秀之科學力、組織力，銳意前進，於日本實亦無損。

室伏：余亦如此設想。

小島：就助其開發而言，蓋有種種統制上的條件，然原則上，究竟向援助其開發方面前進。

原：在原則上，應阻止其資本主義之發展，日本如此，英美亦如此。

小島：阻止抑或援助？自不宜作消極的阻止。唯就開發而言，應講求如何加以統制，實現日一滿一華三國之經濟集團，殆爲適當之方法。

原：實現集團經濟的關係，有違殖民地之關係。如英國之於印度，美國對於古巴之政策是。日本對於滿洲，以及最近對於華北所施之政策，根本係威脅中國之產業，非援助其資本主義之發展。

小島：發展中國之產業，應視日本之情形如何，而加以調整，務求適合日本高度工業化之狀況統制之程序，爲先振興中國供給原料品之產業，或半製品粗製品之工業，如此不但不至阻止中國之工業化，實對於其粗製品或原料品之生產，供給以廣大之市場，且在資本及技術方面，亦頗有裨益。今日日本移讓粗製工業於大陸之問題，業已相當實現，此項產業開發，若無日本之援助，能否迅速前進，中國方面，實應加以反省。產業之發達，要亦有其自然之順序。

室伏：開發之初期，實使其殖民地化，較爲迅速。然今日各國之情形，當殖民地十分發達以後，轉皆禁止其對於本國之輸出入，而使殖民地遭遇難關。

小島：然則又成爲問題。
大西：惟今日中國欲進達日本之程度爲期尚遠。吾人深入中國之內地，則見舊日農業時代封建時

代之經濟狀態，鮮有變更，無工業化之可言。

杉森：最近中國屢屢發生排斥日貨，及學生排日之運動，其後蓋有相當背景，中國幼稚工業之經營者，乃其唆使人。

大西：此乃事實，關於提倡國貨，排斥日貨之事件，固有關係之方面，對於學生之排日運動，且給與津貼。夫喜賤廉價之物品，乃人之恆情，故中國現亦獎勵國產，而開始其工業化之運動。

室伏：太田先生之作品，有引魯迅之言，謂中國之沙漠化。

太田：此乃表示其經濟的崩潰，尤其是最近之經濟破綻。謂已崩潰，乃極度悲觀之論調。

室伏：日本人在中國境內設立之工場頗多，殆以該地生產費低廉之故。

小島：誠係如此。

太田：上海地方，日本之紡織業，頗佔勢力。

杉森：此蓋以日人之技術，比較優秀。

大西：在華北方面，日本人設立之工場，亦增加，使民衆之生活，頗受沾潤。

小島：在日本製作粗製品，產價低廉，究非後進國所能及。
杉森：惟運費則成問題。

小島：故終不如在中國境內設場，利用其廉價之勞動力。日本境內，因有種種不利之條件，將粗製品之製造，移往亞洲大陸，而在朝鮮、滿洲及華北等地設廠，然則日本內地之工廠將如何？日本內地之紡織一類工廠，可以製造高級品，以便開拓歐美之高級市場，不但在紡織業方面如此，此外如人造絲、及其他雜貨之製造，亦皆應在中國境內設廠，且關西之實業家，業已作此計劃，此項發展，固須加以適當之統制，然無論如何，日本內地之工業，最近絕不至因此而遭遇困難。

余意日本內地之工業，必待高級工業化，而後始足與英美兩國，爭一日之短長。

中國究係如何乎

杉森：大西先生，假如中國不受環境之壓迫，不受列強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之壓迫，中國人能否發達高度科學，高度工業，並保持高度之組織？此種未然的問題，似乎難於認識。

大西：此誠屬難答之問題。
杉森：請發表君之感想。
大西：中國人今日獲得外人之協助，已漸漸有組織，以貨幣制度

而言，自美國甘末爾加以研究之後，頗能引起外國研究並調查中國情形之興趣，給與中國若干貢獻，使其漸漸組織化。然中國人對於此種科學的優勢，有無使其發展之能力，則殊令人懷疑，常見中國若干社會事業，不能充分發展。終不免於凋零。

杉森：此蓋中國人多抱個人的個人主義，未抱社會的個人主義。

大西：以故結局中國之政治，亦難於發展。以三民主義而論，雖為良好救國之綱領，然行之鮮有成績。共產主義，其土地政策，固頗足以號召無產階級，然共產黨一朝取得政權之後，恐亦不能如俄國之共產黨，善用其組織，以獲成功。中國人皆保命運論者，同時為機會主義者，一遇機會，即盡量利用之，中國今日之社會形態，乃以一種大家族主義及鄉黨主義為基礎，行政者受賄，如能使其鄉黨同沾利益，則鄉黨決不視其為不當。

杉森：然則不能形成國家之鄉黨主義，究屬如何？

大西：大家族之中，常包含八九十人，多數徒衣徒食，治家者若不養之，則有面子關係，中國社會中之大家族主義，雖漸趨崩

潰，然以其根深蒂固，一時未易消滅。

杉森：大家族主義之代表者，係繁榮鄉黨為其責任乎？

大西：誠然。

杉森：中國人非絕對無組織力，但缺乏現代國家之經驗，歐洲各國，人民多抱人類主義，惟其國家組織則較小，而中國抱大家族主義，其國家組織反較大。此與黃河及揚子江之水害，頗有關係。因水害之範圍頗廣，以須共同防禦之故，其國家之範圍亦大。範圍既大，團結乃不固，而不能成爲強有力之國家。日本及歐洲各國，排斥大家族主義，採取大的社會單位，故能組織強有力之國家。

大西：據余個人之感覺，中國蓋如一如古老之巨木，日本則如一方興未艾之樹，老樹昔日雖會亭亭摩天，非常繁榮，今則樹心已空，僅餘外皮，樹皮尚能通營養料及水分，國民黨乃樹皮生枝上之花朵，絕非昔日大樹之復活，此即余對中國之感想。

(完)

航空公路建設獎券

行發處事辦券獎設建路公空航府政民國

期一廿第

獎開日三月四

富鉅致又 設建助既

理經總省六川鄂贛皖浙江

司公運大

總經理 孫廷金

上海法界一馬路七號

〇一馬路法上

號七路大租海

七六三五八話電

〇五四五八

號七六五九號報電

本公司特設

門市部 零售整張均有出售

函購部 當日回件附郵票壹角三分

存券無多 欲購從速

我所見的幾個文藝副刊

尹雪曼

在這種年頭兒，一切
都掃入不景氣的漩渦裏，
雜誌和報紙當然也難逃這

種厄運。雖然我們不斷的在喊着什麼

「雜誌年」，「小報年」……然而出

生和死亡總是緊緊的連續着發生，便

使人不得不感到這事實的淒涼，確是

一個鐵証！但是一個國家文化程度的

高下，最小限度也是要看她內部的雜

誌和報紙的質和量來評定的。因為一

個國家單希望她的學校，去提高國民

的一般知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而報紙和雜誌正是社會上大多數人們

的知識的寶庫，尤其是報紙，因為她

每天都要和大眾相接觸的，所以更不

應當僅是新聞的報告，她必須擔當起

教育大眾的責任。在我們的國家裏，

目前更需要報紙能夠負擔起這種任務

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出報紙和雜誌是

如何地關係重大呵！

但是國內的報紙究竟有多少份，

我還沒有見到這種統計，同時因為我

住在一個小的城市裏，更不容易把國

內的報紙都看到；現在我只能將我所
見到的，簡略的談一下。

北方的報紙

「文藝」——這是天津大公報的

文藝副刊，它的前身是「文藝副刊」

和「小公園」。在去年，自從蕭乾接

編「小公園」之後，這兩個副刊是合

併起來了。在起初，蕭乾爲了拉幾個

半成名的作家，便在「小公園」上給

他們來一個特輯，後來因爲博得了廣

大的讀者的擁護和認識，便把特輯取

消了，而和「文藝副刊」合併成一個

每禮拜出四次的「文藝」。星期日爲

「星期特輯」，同時二禮拜發一次「

詩特輯」。「星期特輯」常爲幾個老

作家所盤據着。「詩特輯」和「文藝

」的姿態差不多，是不參加任何的論

戰，不作任何零碎的工作的，只打

算在創作裏找取成績。所以在「文

藝」裏所出現的創作小說，和散文小

品，實爲國內任何報紙的文藝副刊所

不及。

「北農學園」——北平農報的副
刊，是有着一個光榮的過去的，「農

報副刊」和「京報副刊」是歷史上光

榮的紀念碑，但是現在的「北農學園

」仍然是北平各報文藝副刊中的最高

刊物，她每禮拜在北平農報出現三次

，編者是羅冰林，內容爲一些文藝理

論的介紹和雜文，間或亦刊載一些創

作，但却始終不爲一般青年讀者所歡

迎，其原因大約是因爲學者氣味太重

，愛板着面孔說話的結果。同時不接

受青年作者的投稿，也是她常常被

人冷淡的原因。

南方的報紙

「申報文藝週刊」——申報文藝

週刊的前身是自由談。自由談曾經有

一個時期，是以最新穎的姿態出現於

大眾的面前的，她始終不懈地參加着

文化上戰鬥的工作，那個時期大約是

黎烈文接辦以後的事情。那是每天都

有的，內容以尖刻的雜文爲最能博得

廣大的讀者的歡迎，和北方的幾個副

刊比較起來，正是兩個迥然不同的姿

態。那時的自由談是被人們認爲一個

鬥爭的勇士，但是後來，黎烈文去職

，由一個姓張的接編，便比較有點穩

健起來，一直到她改爲「申報文藝週

刊」時爲止，便是始終以此一貫的態
度繼續下去的。現在的「申報文藝週

刊」每禮拜刊出一次，內容仍然以雜

文爲主，但是却缺乏了潑辣的刺激性

，有點成爲「小擺設」的嫌疑。

「青光」——時事新報的副刊便

是「青光」，牠有着一段很長的歷史

，每天都出版的，記得過去的編者是

麗冰廬，內容常刊載一些軟性的小品

文，但是在九一八以後，倒也會很潑

辣的熱鬧過一個時期。現在的編者爲

朱曼華，是一位新進的青年作者，比

較上說來，「青光」雖然比過去略爲

好一點，但內容却仍然很龐雜的缺乏

勇敢的潑辣性。現在每日又刊載「六

朝新語」，和什麼顧問之類的東西，

但是有時也刊載一些很有意義的雜文

。據說因爲稿費的問題，以及編者個

人的關係，便使這個小刊物不得不屈

伏在重重的壓迫下不能抬頭起來，所

以便不大爲一般讀者所注意了。

我簡略地談了四個報紙的文藝副

刊，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北方報紙和南

方報紙是具有不同的兩種姿態，由這

兩種不同的姿態裏，我們也大略可想

見中國南北文化的隔閡！但這也許是

南北文人生活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的吧

從東京到日本的古都

富士山·櫻花·維新三傑

行之

這次因為考學校，離開了東京到京都已一個星期了。學校考試的結果如何，現在未知之數，因之順便跑了一下這裏的名勝，寄實本刊，關於愛國的團體的續稿，因手頭材料不便，擬待下次續寫。

京都本來是明治維新時代日本的首都，明治維新後，因為東京水道交通便利，適合做近代國都的關係，因之遷都東京，這雖使本來六十餘年前被稱做江戶的地方，現在遂成爲了大家知道的東京，這個故事，和我們的遷都南京也有些相彷彿。京都如果拿我國的地位來比，就可當作今日的北平了。這地方因爲是日本昔日國都所在，文化和歷史，雖然比不上我們的北平，但也有不少史蹟可供憑弔，尤其是維新前夜的古事史跡，尤能令人引起無限的感慨。

京都和東京間的距離，比上海至南京好像還要遠些。坐急行車（即快車）上午十時半東京動身，至下午七時五十分才能到達。這條路線是日本鐵道的中央線，橫貫於日本的中部，因之所過之處，沿途均屬名勝所在，像富士山等，都在這路線的中間，不過旁的風景像溫州等，都距離路線相當遠，只能在經過時知道這是往某地去的而已。全景在望的只有日本第一名山富士，富士的形式，好像一頂撐開的舊式紙傘，頂上是平的，這平的地方據說是青年的噴火口，山的頂上差不多終年是雪白的，尤其是大雪的今年。山上的氣候異常的冷，據去過的人說：夏季上山也是非穿棉衣不興的，因此富士遊人最盛的特節，只有夏季和初秋。因爲山身

很高，所以在火車離開那裏還有十里路的光景，已全山在望了。車上的女人們，當火車經過這山前的時候，大家都合掌頂禮，在我們中國這種事情大概只是鄉媽們的玩意，但在日本是不足爲奇的，這一方面也可見佛教勢力在日本之盛，及今而弗替了。

到京都已是所謂萬家燈火的時候，這裏雖已到了春天，但還是時常下雪，我來此一星期，下雪的日子佔去了五天，但據說這是今年的例外，時代不平凡，好像連到天氣也會變更似的。我到日本這樣短的時間，已經好幾次達到例外了。但是下雪雖是例外，而此地天氣的時起時化，却是天天都是變幻無窮，明明是陽光甚烈的天空，但一下就會大雪紛飛了，但是正當「雪迷人不見」的時候，他又會晴空開朗起來。一天短短的時間，這樣的變幻甚至有七八次之多，因此對於人的身體健康大有影響。當我初來的時候，認爲這裏已成內地，物價一定比較東京便宜，那裏知道反比東京貴，尤其是吃的一項，拿當做點心的春卷來說吧，這裏一盆春卷要賣到五毛大洋，而質量還是天曉得。全鷄一隻是四塊多錢，但雞肉還是如此少的。吃「中國飯」，東京兩角到兩角五分就可以飽了，但這裏三角還是有菜無湯的。講到這裏的環境，很有些像鎮江，但明顯處又像蘇州、而整潔則鎮江蘇州均所不及。這裏因爲天然環境優秀的關係，公園的構造也非常加麗，尤其是公園裏的建築物，都保持著古色古香的風味，使人身入其中，好像進了我們古人的畫裏。這裏，樓臺亭閣，竟沒有一樣不像我們國畫裏所描寫

一得集

哲人

沒沒無聞而死於草野之間者，不是愚蠢得像豬羊一般，便是聖智絕頂的哲人；在歷史上眩耀着的，祇不過是平庸的人們吧了！

一個人在自信力喪失的時候，也就是倒幕時代的開始；一個人在躊躇滿志的時候，也就是他個人登峯造極的頂點。

春天，萬物因春而滋長，然而不少的生命，却因春而受到不可挽救的賊賊。

生理與心理得到調和的人們，人生是美滿的、快樂的；反之，他的最長的壽命不會超過四十歲。

這一代年青的男女，固然是聰明的，活潑的，而且是早熟的；然而也是早衰的。

男女間的愛，除掉靈肉之衝動外，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便是好奇心。

喜歡寫政論的朋友們！個個是官迷。

陸戰的兵器

(一)

鐵軍

——軍事講話——

在軍事戰鬥中，除了士兵的精神訓練以外，最重要的當然要算戰鬥的兵器了。在現代最新型的戰鬥，兵器的日新月異，正是驚人，這當然是科學萬能的結果。現在把陸軍所用最新式的兵器介紹出來，讓讀者們可以明白現代戰鬥的武器的新陣容。

一、步鎗、馬鎗、自動

步鎗

現代的戰鬥，雖然有破壞力非常強固的大砲、飛機、戰車等的發明，但是當陸軍要決定最後的勝負的時候，還是在於雙方的白兵戰。所以士兵的鎗械，當然不能不預備，當攻擊、防禦、野戰、陣地戰的時候，終是要步鎗和馬鎗做最主要的武器，所以步鎗和馬鎗正是士兵的生命綫。

所謂步鎗，便是步兵或工兵等徒步兵隊所用的鎗，槍尖上還裝上刺刀，當衝鋒肉搏的時候，就把槍頭上的刺刀當做古時的槍矛一般去殺斃敵人。

左圖步鎗槍彈

步鎗



所謂馬鎗，是騎兵或備重兵等騎馬兵隊所用的鎗，這種鎗比步鎗略短，便於乘馬。

現在把步鎗和馬鎗的構造和效用，列表如左：

馬鎗	步鎗	口徑	重量	長度	射程
全	全	六·五至八公分	三·五至四公	七·八至一公尺	二千多公尺
九十分	九十分				
五公分	五公分				
尺	尺				
一千二百	一千二百				
公尺	公尺				

步鎗槍彈的力量，在四百公尺距離以內，可以打穿厚的軟鋼板，或厚一公尺十公分的土堤；在六百公尺距離以內，可以打穿二十二公分厚的磚牆。每分鐘可發十二槍左右，這種鎗大約有十至十四公分之重。

至於自動步鎗，那是最新的發明，牠的好處便是可以增加發射的速度。因為普通的步鎗和馬鎗，在發過一彈以後，必定要退下彈殼，裝進第二粒槍彈，然後方可再行發槍，而這種新發明的自動步鎗，便可以省却加彈的麻煩，能連續發射，牠的速度每分鐘至少可發二三十發，現在蘇聯的一九

二五年式的范得洛夫自動步鎗的發射速度，每分鐘竟可連發七十五至一百發，比普通的步鎗幾增至十倍，但牠的鎗身比普通的步鎗並不加重，而效用幾有輕機關鎗的敏捷，所以各國都採用這種新式的自動步鎗了。

二、機關鎗

機關鎗的使用，現在已非常普遍，不僅步兵騎兵要用，就是戰車、裝甲汽車、飛機、防空部隊等都需要機關鎗。機關鎗可分一、重機關鎗，二、輕機關鎗，三、特種機關鎗三種。牠的好處，就是可以連續不斷的發射槍彈，非常迅速，每分鐘可發射五六百發，最大射程能達二千公尺之遠。

重機關鎗的重量有三四十公斤，子彈和步鎗相同，祇是不用絡續裝彈，只須槍機一扳，子彈就像雨點一般的接連發出，正可以抵得過五六十枝步鎗的效用呢！

輕機關鎗的好處，便是沒有重機關鎗的那樣笨重，祇有八九公斤，一個人的氣力便可搬走。但因鎗身較短，射起來沒有重機關鎗的那樣正確而迅速，每分鐘約有一百二十發至四百發。現在步兵作戰時，便以機關鎗隊放在步兵連的前面，那麼衝鋒的力量自然可以猛烈了。

至於特種機關鎗，便如高射機關鎗，可以射擊飛機；飛機上、戰車上、裝甲汽車上，也都有特種機關鎗的裝備，其原理和普通的機關鎗相同。

此外，還有一種手提機關鎗，祇有四公斤半的重，比步鎗僅重半公斤多，攜帶分外便利了。

左圖防空高射機關鎗



三、火砲

火砲的種類，以其彈道——砲彈飛出的路徑——的高低而別，可分左列三種：

一、加農砲（野砲） 加農砲要使用強力的火藥，當砲彈從砲口飛出的速度很大，它的彈道是水平的，低而向遠射出。專以遠距離為目標，所以砲身很長。



右圖十公分口徑加農砲

二、臼砲 臼砲使用弱性的火藥，當砲彈從砲口飛出時的速度很慢，它的彈道是拋物線式的，當砲彈落下時和地面成垂直線，所以破壞力很強。這砲身短而口徑很粗大。

左圖四十二公分口徑臼砲



三、榴彈砲 是取折衷主義的，它的砲身比加農砲短，而比臼砲為長，兼取二者之長，在戰場上應用起來最為方便。

四、步兵砲、迫擊砲

當作戰時，雙方終是把機關槍隊放在最前線的，而步兵最恐懼而容易吃虧的也是機關槍，雖然有砲兵可以轟擊敵人的陣地，但敵方的機關槍隊的行縱是很不容易由砲兵發現而打得

中的，所以當步兵衝鋒時，爲了防禦和擊斃敵方的機關槍隊，便要使用輕便的步兵砲了。

步兵砲可分平射砲和曲射砲兩種：

平射砲是一種小型的野砲，發砲時，砲彈的飛出成一條直線，可以破壞敵方的機關槍、陣地、和人馬等。

曲射砲也是一種小型的臼砲，它的砲彈飛出時成一條拋物線一樣，向高空彎曲着飛上去，再向下可以跌到敵方的機關槍隊或後方堅固的防禦設備。

迫擊砲專門用來追擊敵方的要塞和陣地，所以也稱壘壕砲。它的口徑很大（有七八十公厘），而砲身很短（約爲口徑的十六倍），可以自由移動，常在距離敵方很近的地方，發出鉅大的砲彈（重四五公斤），最大射程也可達二千多公尺。

五、野戰砲

野戰砲都能有很大的發射速度，並且便於移動，專用於野戰。分左列五種：

一、野砲 野砲是野戰砲中最主要的一種，砲身輕便而行動活潑，常和步兵一起作戰，跟隨在步兵的後面，向移動着的敵兵作很迅速的射擊，每分鐘能發十五六砲。

二、騎砲 騎砲是跟隨了騎兵而作戰的，它的砲手都是騎着馬的，所以動作比野砲更加迅速，祇是砲身較

短，雖可減輕些重量，而發射的距離便沒有野砲的遠了。

三、山砲 山砲和野砲一般地跟

了步兵作戰，常用於山地和池沼等不便行動的地方，它的射擊目標也是敵軍。但當山砲行進山嶺中時，須把砲和砲車分開，把砲放在馬背上行動，倘有馬也不能行走的地方，那就由砲手把山砲扛着行進。它的砲身也短，計重五六百公斤。

四、野戰榴彈砲 這和野砲恰巧相反，它的發砲成一條拋物線的樣子

，當砲彈從高空中落下時，可以破壞許多隱伏在山物中，壘壕裏，以及其

他掩護物下的敵人。

五、野戰重砲 這比野砲和榴彈砲還要大的大砲，專門攻擊敵方的堅固陣地，因現代的戰鬥陣地，大多用很堅固的水泥或鐵板所造成的半永久性陣地，所以非用這種野戰重砲是不易破壞得了的。這也分榴彈砲和加農砲兩種，祇是重量很重，要用牽引汽車來搬運它。

列強空軍現狀

知

（根據我國航空委員會二十四年一月間條調）

法 國	現有軍用飛機	三六〇〇架	占世界第一位
蘇 聯	現有軍用飛機	三〇〇〇架	占世界第二位
英 國	現有軍用飛機	二八〇〇架	占世界第三位
意 國	現有軍用飛機	二三〇〇架	占世界第四位
美 國	現有軍用飛機	二〇六〇架	占世界第五位
日 本	現有軍用飛機	一〇八五架	占世界第六位

按：各國軍備情形，向守秘密，以上調查，是否屬實，尙是問題，現調查至今，已逾二年二月，各國軍備之日進月異，自在意中，今祇以上列統計，聊供參考云耳。

金剛牌

香煙



華成煙公司出品



老牌國貨 根深底固

上海合作印刷公司

老西門路英士路東金家坊一八七號
電話三三三三

春假中往那裏去？

子真

「春來了！」

「春假也快要到了！」

春把一般年青人的心都活躍起來了，春的來臨，正好似一服興奮劑，又好似一服麻醉劑。

要是我們把春的氣候來說，春確實可使我們的精神興奮起來，那自然界的萬物都獲得了新的生命，我們便在這蓬勃的氣象中加增了無限的活力，我們又那得放過了這樣好的春光？所以，前進的青年們對這春日的來臨，正好似獲得了一服興奮劑。

可是，在我們這一輩年青人的隊伍裏，還滋生着一般好假醉了的活屍，他們會做效着一般古人的「風雅」的姿態，當這暖和的春光中，他們會忘却了這一個彌漫了戰雲的世界，他們會忘却了民族的憂患，他們會忘却了社會間的苦痛，把自己埋葬在另一個世界，在那裏去欣賞桃紅柳綠的春景，在那裏去溫存那羅曼諾夫的烏托邦，在那裏會把自己的靈魂升上了他們的「天堂」而丟掉了「現實」，那裏在這樣美好的春光中，也正是他們最合胃口的一服麻醉劑了。

現在，春的氛圍畢竟已籠罩了我們的世界，在這一即將來臨的春假

中，我們究竟到西子湖去欣賞湖光山色呢？還是做什麼有意義的工作？

在過去，我們好似已經有了一個慣例，在春假中，我們便要組織一個旅行團，到各處名勝的地方去作一次春遊，在那裏好似可以調劑我們的身心，又可以獲得許多新穎的見聞，那麼在今年的春假中，我們還不是一樣可以玩一個痛快嗎？

當我們想起了春假，本可說是一件愉快的事，可是提起了這一九三六年的春假，似乎便會有萬分恐怖而值得憂慮的成分埋藏在這一個一九三六年的字樣裏了。凡是稍稍關心一點時事的，對這一九三六年的來臨，便再沒有什麼快樂的希望，那麼在這一九三六年的春假中，我們又那可像過去一般地作什麼烏托邦的優遊呢？

所以春假是可愛的，春假也儘管是可喜的，可是一九三六年的春假，再不是我們可以在湖光山色中去作一個風雅的遊客的時光了呵！

我們都還聽得到，有好多中大學生爲了要舉行集中軍事訓練，所以沒有春假可玩，那麼在這萬分緊張的時期中，我們再容做一個現實的逃避者嗎？

不，不能。大自然的巨輪儘管送來了我們的春光，送來了我們的春假，可是却不能在可愛的春光中，消失了現實的世界的隱憂，所以我們不能做一個春光下的優遊者，而要做一個春光下的苦幹者！

那麼，我們究竟在這春假中往那裏去呢？幹什麼呢？

第一，我們在今天的春假中的去處，再不是粉飾淡抹的西湖，也不是烏托邦式的普陀，而我們要到人家最不注意而最沒有名勝的民間去，在那裏不是一般有階級欣賞的地方，却是一般社會最下層的堅苦奮鬥的農民社會，我們到那裏去，不想去嚐什麼有名的果物，也不想去鑒賞什麼古跡名勝，而要週詳地觀察那一般緊鎖在困苦生活中的農民，他們是怎樣地生活着，他們是怎樣地工作着，他們是怎樣地被壓榨着，然後你方才會明白我們的民族究竟要怎樣才可以自救解放，要怎樣才可以謀得這一大羣中國勞苦大眾的利益，要怎樣會使中國人民得到安居樂業的境地？這許多疑問，決不是你在教室裏自修室裏可以澈底明瞭而解決得了的，必須你親自踏下那泥濘的田野裏去發掘這許多答案的！所以，在這民族萬分困苦的现实下，再容你到湖光山色中去歌詠什麼「春光好」嗎？

第二，假如你原是生長在農村中的，對於現在中國農村的痛苦已經很

明瞭的話，那麼你可以不必再到農村去，祇要到附近的工廠裏去走走，也可以得到許多新穎的現實的資料，譬如上海的楊樹浦、曹家渡一帶有好多的工廠，那裏有華商自己經營的，也有外商經營的，在那裏工作着的工友們，究竟受到了怎樣的待遇？有許多中國人自己創辦的工廠何以要關門？同時，再可以到工廠附近的工友們所居住的所謂「貧民窟」中去參觀一下，究竟他們是呼吸着什麼空氣？吃着什麼大菜？

第三，你該利用這足足七天的春假，把你在農村中、工廠區中所得到的見聞，做一個歸納的結論，究竟中國的大眾在度着怎樣的生活？中國的敵人究竟是誰？中國的農工究竟是受到了誰的直接或間接的壓榨，究竟是中國人應該向中國人自己鬥爭呢？還是要向外國人鬥爭？並且，照你的能力所及，你該進一步地研究中國的生活究竟怎樣？

我相信當你自國的農工大眾的痛苦生活作了一次觀察以後，你一定會發現自己應該即日訓練自己，替中國的大眾做一個民族生存鬥爭的勇士，和敵人作一次最悲壯的決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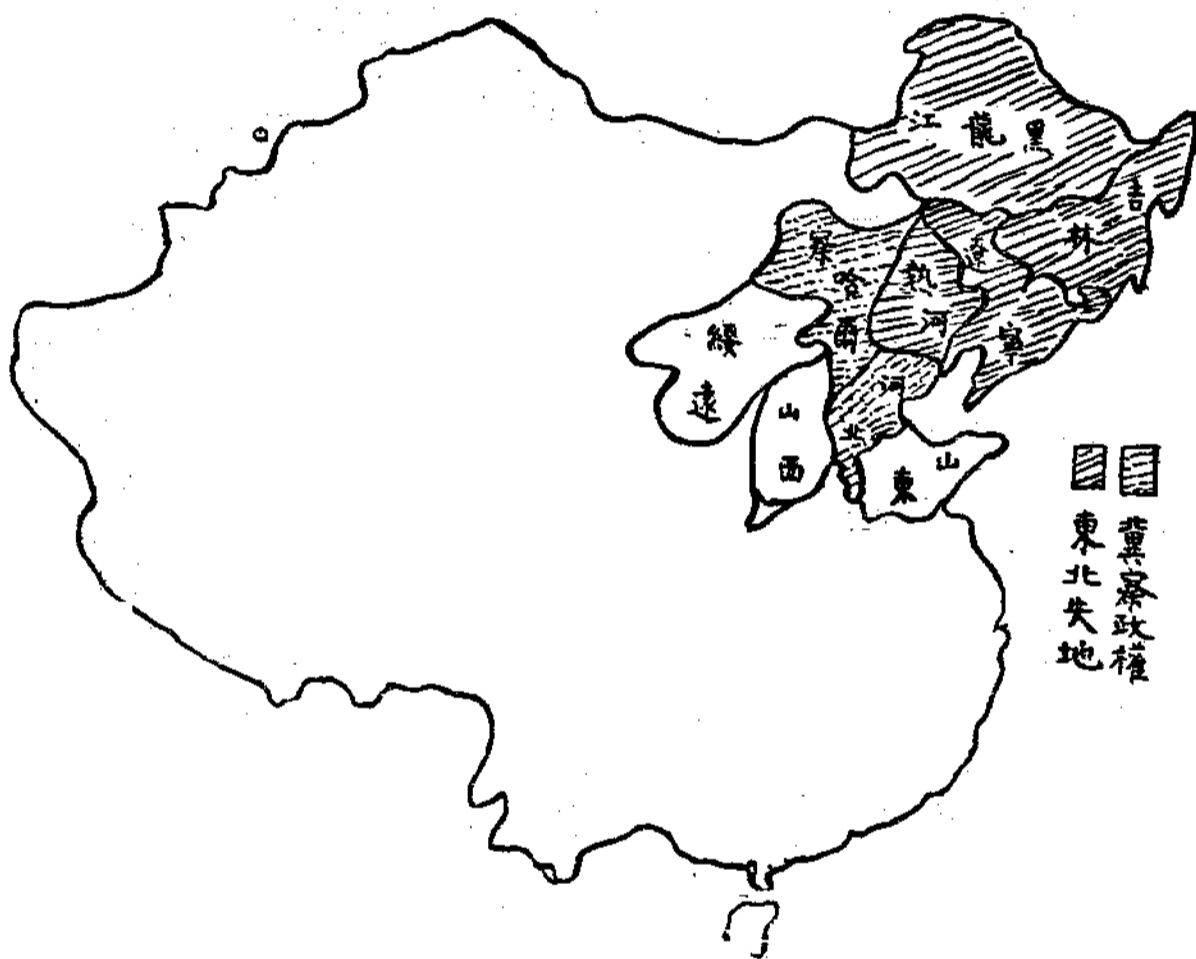
青年朋友們，就你腳踏實地地苦幹吧！

東北失地與華北五省的面積、人口、物產調查

達·生

東北四省失守以來，整整地五年了；華北自治運動自去年發生以來，先有「冀東政權」之樹立，繼有「冀察政權」之崛起，造成了一個非常特殊的形態，最近赤匪肆擾山西，駐華日軍又有待機而動的形勢，那歷所謂「華北極自治運動」、「華北五省獨立問題」，怕又會死灰復燃吧？我們不敢設想這未來的半年中會發生怎樣的變遷，但我們也不可不設想這未來的半年中華北所可能發生的種種事變，在這裏，我們作一個遼、吉、黑、熱四省失地的調查，和冀、察、綏、晉、魯的五省的調查吧！這對於讀者，正是致送一個沉痛的備忘錄啊！

A、遼寧
面積——八六五、〇〇〇方里。
人口——一四、〇〇〇、〇〇〇人。
物產——礦物以煤、鐵爲最豐富，金、銀、銅、鉛次之。
植物以黃豆、高粱、小米爲主要產品，麥、落花生、玉蜀黍次之。
B、吉林
面積——八八二、〇〇〇方



冀察政權
東北失地

里。
人口——五、五二〇、〇〇〇人。
物產——礦物以銅、銀、鐵、煤田，沙金爲最豐富。
植物以豆、麥、黍、稷等爲主，落花生、燕麥、煙草等次之。
C 黑龍江
面積——一、七八五、〇〇〇方里。
人口——五、〇〇〇、〇〇〇人。
物產——礦物以金爲最豐富，煤次之。
植物以大豆、高粱、小麥等爲主，玉蜀黍、燕麥、煙、麻次之。
D 熱河
面積——五八〇、〇〇〇方里。
人口——三、八二〇、〇〇〇人。
物產——礦物以煤、鐵爲主，銀、鉛次之。
植物以高粱、小麥

、胡麻、大豆爲主
、樺、楊、松、杉
等木材亦富。

東北四省全部失地面積爲四百一
一萬二千方里。

東北四省人民淪於鐵蹄下者凡二
千八百三十四萬人。

現在我們再把華北五省作一個最
簡單的調查：

A 河北

面積——四五〇、〇〇〇方
里。

人口——三二、〇〇〇、〇
〇〇人。

物產——礦物以金、銀、銅
、鐵、硫磺、石炭
等最豐饒。
植物以粟、麥爲主
，黃豆、玉蜀黍次
之。

B 察哈爾

面積——八三〇、〇〇〇方
里。

人口——三、九〇〇、〇〇
〇人。

物產——礦物以煤鐵爲最豐
富。
植物以高粱、小麥
、大豆等爲主。

C 綏遠

面積——九二〇、〇〇〇方
里。

人口——一、八〇〇、〇〇
〇人。

物產——礦物以煤鐵爲最富
饒。

植物以高粱、大豆
等爲主。

R 山西

面積——四七〇、〇〇〇方
里。

人口——一、二、二〇〇、〇
〇〇人。

物產——礦物以煤、鐵爲最
富饒。
植物以雜糧、煙葉
、棉花爲主。

E 山東

面積——五四四、三〇〇方
里。

人口——三八、〇〇〇、〇
〇〇人。

物產——礦物以煤、鐵爲最
豐饒。
植物以玉蜀黍、小
麥、高粱爲主。

華北五省之全部面積爲三百二十
一萬四千三百方里。

華北五省之全部人民凡八千七百
九十萬人。

六一歲之老志士

轉載大美晚報

深入虎口謀刺傀儡

復興後天會王雲鵬立志抗敵
夜襲劉占鰲八志士瀋陽就義

死者目不瞑，生者將如何？

有王成久者，又名雲鵬，從容就義之後，老志士益加
混號大英權，原籍山東濰縣
人，現年六十一歲，於二十年
前移居關外，曾一度參加綠林
結社之紅槍會，過其「劫富助
貧」之義俠生活，亦曾加入反
對舊東北政權之「後天會」，後
以年邁拆夥，歸隱於柳河縣尚
廣嶺山莊，自食其力，擬以終
老。因料禍起蕭牆，一夜之間
，山河變色，老志士天生俠骨
，其不甘呻吟於異族鐵蹄之下
者，自在意料中。未幾，老志
士果然不顧風燭殘年，復興「
後天會」，樹立反偽抗日旗幟
，轉戰於東北各地。時予日偽
軍以嚴重打擊。後隸義勇軍師
鐵梅部下，奮勇如常。及至鄧
將軍被俘，不爲威迫利誘所屈
，從容就義之後，老志士益加
發奮，在萬分悲痛中，與諸同
志誓以消滅偽組織，還我河山
爲終身志願，不達目的，死不
回頭。後親率幹練同志，潛入
瀋陽，準備暗殺傀儡，爲僞探
劉占鰲所悉，老志士誠恐功敗
垂成，乃親與同志金興東（廿
四歲）於去冬，十二月二十四
日夜，襲殺劉占鰲，詎劉竟死
而復蘇，王金二志士因於本年
一月十日在瀋陽城內南市場被
捕，不久，同志李長琛（三十
三歲）魯英貴（三十四歲）于
學山（英貴之妻四十歲）韓盛
德（四十四歲）張起（五十八歲
），李萬金（六十八歲）亦先
後被俘，現此案業經偽政府審
結，老志士等已爲國捐軀矣！

使長英雄淚滿襟



我的投稿生活

尹雪曼

把這個題目寫下來，我覺得有點慚愧！因為像我這樣的年青孩子也談「投稿」，似乎有點像笑話，但是我確實地在這種生活裏，混過了一年多的歲月呵！

初中畢業的那年，家裏因為選了奸人的暗算，結果什麼都賣完了，我也便因此而失學。但是因為我在一個小學裏混了一年，留下幾個錢的原故，所以第二年我又硬着頭皮去考高中，恰巧也就被錄取了，然而繳費却始終是個天大的困難，還有支持這五個月的伙食費，這一些使我苦惱了許多日子，但終於我還是入學了，於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我便打算嘗試一下「投稿」的生涯，雖然我是那麼不行。

於是開學後，我便準備着，在每禮拜六的晚上，當同學們都入了夢的時候，我便偷偷的爬起來，到黑洞洞的教室裏，點上一支燭，在那微弱的黃光下，便開始我的工作。

我對文藝在初中就是有興趣的，在家鄉中呆了一年，在教孩子們的課餘，我便常常陶醉在我僅有的幾本文

藝書籍裏。雖然在晚上，很短促的時間裏，但是因為平日好像已經「胸有成竹」的緣故，所以也不難胡謔一篇什麼。那時，夜靜得很，教室很大，又很空曠，點上一支黃黃的燭光，越顯得出夜的空洞和寂寞。有幾個晚上，夜半打更的夫役們常常會推開教室的門，把腦袋往裏探探，說着不清的話。

「又是你呵——」
我只把頭回過去望他一望，也不答話，便又繼續下去。有時一直到一兩點鐘，我才在暗中再摸索回去的。這樣，我過了一個學期，幾個常在一個塊的同學見了我，便帶着替我憂慮的面容說着：
「你的面孔多黃呵！」

我總是拿苦笑着回答他們的盛意，可是我在暗中却每月獲得四五元的稿費，來維持我的伙食，使我不致於因此而失學，有時我便想着：
「我開始吃我自己的血呵！」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過了一年幾個月，我的面孔只好讓他越發黃了。

副官

梁刃千

一張八十磅的見方道林紙委任狀，送到寓所來，我終於開始了另一典型的副官生活了。

說是副官，實在可不是副官，而是副官處的職員吧了。我們的總部是第×集團軍總司令部，除了總司令辦公廳外，各處就算最高部份了。在副官處的中股中，有文書股，就是專門辦理總司令部的文件收發和監印事宜的，我就派在文書股，担任上尉收發員，勤務兵不管你銜頭是什麼，總是「×副官」「×副官」的叫着。

就在這總部的裏頭，副官處的一般人員，是有點半瓶醋的。軍械處的職員，多半是關於機械學的；政訓處的職員，又多是大學出來的書生們，不會譯書，也會給證；只有副官處的人物，多少是含點「巾幗」的意味的；這是因為第一副官處是收容落伍的，被撤職的軍佐的居多；第二是每天都是侍候總司令的私人生活的；因此英雄氣概，早就消磨殆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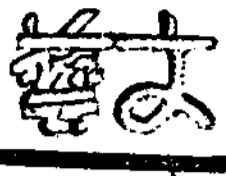
文書股的十幾個同事，有的已經做了十年，有的已經做了五年，死水似的不會調離，因此，都很自知的過着機械生活。老李養着一個十三歲的丫頭，準備收做姨太太，老周每天專做媒人，老古每天專買證券，（每三天開一次的有獎券每條二角錢，可有三千元之希望。）每天只在自己的

希望中過活，這希望又只建築在微俸中，對團體，好像不大有聯繫似的。

如果說人生是一部矛盾史，副官生活就是矛盾生活的縮影。每個人都企望着能得到總司令生活的享樂的若干分之一，那就滿足，但是自己却限於物質生活之壓迫，每一角錢的消費，也要費上三個鐘頭的考慮。要希望有司令的地位，享樂，而却把自己仍然囚在那裏為傭筆吏的生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些昔人的格言，已經忘了，更想不到不去發揮自己的才能，那有黃袍會加到自己身上，所以這班對着鏡花水月做美夢的副官們，實在是最可憐沒有的。

爲了目的只在保存飯碗，所以修養的問題是談不到了。每天爭着報紙看，爭着的却是那張最有迷醉性的報屁股，甚至有時別人還沒有看，就藏起來，準備帶回家裏去做夜間的讀物。學問是幾文錢一斤？公德是幾文錢一兩？這些觀念都在無形中訓練成了。

李留鐵兒說的，沒有鬥爭，沒有戲劇。我現在可以改成這樣的說法，沒有求進的意志，沒有奮鬥的需要，都是沒有內容的生活。甚之，可以這樣說，那種生活，簡直是坐牢，希望的只是大赦的來臨。其實大赦後，還不是一樣的莫名其妙的混下去！



流浪曲

陸嘉

舞台上，熱帶海的佈景。

熱帶海的佈景，綠綠的弧光燈，在千百隻凝注的眼睛裏，美和倚着我，我倚着一枝椰子樹，椰子樹倚在人工的大月亮上。赤了脚，抱了Orpheus，濃藍的月光照着我們的馬來裝。伴了幽怨的音樂，我們用同樣憂鬱的調子唱着：

越渡地極的山嶺，

到印度洋的珊瑚岸，

我們是天涯流浪人。

我倆都有一颗飽和風塵的心，隱在油色和粉彩的數不清的皺紋，木質的心情，憔悴的年華，和一大堆流浪的痕跡，而在舞台上我倆都有着疲倦的嘆音。

跟了這流浪的劇團，在酷熱的南洋，在揚子江的兩岸，在冰雪掩蓋的古城，在許多知名或不知名的地方，我們到處演出這齣叫「流浪曲」的戀愛的悲劇——我扮亨特，她扮雪妮。

而在人生的悲劇裏我們也是流浪的扮者。

在後台化妝的時候，對一些倦倦的燈，塗一點油彩，撲一層粉。從遮滿灰塵的化妝鏡裏我們斜着眼睛互相偷看着。噙着眼淚我們唱：

越渡地極的山嶺，

到印度洋的珊瑚岸，

我們是天涯流浪人。

從小就離開了家，自逍遙的北國流落到逍遙的

南洋。做過行商，挨過皮鞭，在陰溼的礦窟裏掘過錫塊，撐着獨木舟漂到深海裏採過珍珠，最後沿街吹着笛子，在椰林裏，在海邊，在酒店裏對着人伸出寒酸的手心。這樣，不知怎的給這劇團的老板收留下了。我們到處飄流着，在一個個埠頭上上演，而我就在裏面做個配角。

到過許多陌生的地方，熟悉了各地奇異的風俗，鞋子上粘着許多顏色的泥土，在舞台上演出許多喜劇和悲劇。

可是演得更多的却是自己生命上的喜劇和悲劇呢。

於是在年輕的歲數上有了不相稱的老死的顏面，同時有了年輕人不應有的衰老的心情。

爲了這奇異的服飾，輕佻的生活，我們到處被人家玩弄着。在舞台上，出賣着自己的青春和靈魂，便成了這樣一個灰色的沒有靈魂的生活。用太濃厚的油彩掩蓋着自己的面孔，說着刻板的台辭，對於生活是連厭倦的勇氣，也沒有了的。

那年冬天，我們在新州。早晨，太陽從天窺那兒漏下來落到臉上，一隻小虫子望眼裏鑽似地。從帆布床上跳起來，揉揉眼，在冷水裏洗一個臉，披一件晨衣，獨自個兒倚在道具箱上對着太陽吹笛子。不知道什麼時候老板搖進來，站在自家身傍。嚇了一跳，笛子也扔在一邊。老板把一位年輕姑娘的纖細的手指交給我。

「孩子！介紹給你一個新的伴侶。」

「歡迎，我叫李揚。」

兩年來，許多舊同伴離開我們走了，許多新同伴來了。我對他們說着「再會，說着「歡迎」，像在舞台上背誦一句虛偽的台辭一樣，我聽出我的聲音是淡漠。而且笑也是牽強的，因爲我從沒有自己的臉，我的臉是時常隱藏在油彩下面的，而我熱媚面部肌肉的使用，我會造出一些和意念相違反的表情。

新來者很天真的看着我。一個怪勻稱的臉，頭髮蓬蓬的，束一朶大紅的綳結。小巧的額額，精緻的鼻子，不很高，有一個「人」笑的嘴邊一朶妖媚的笑渦，可是面色是蒼白的，沒有血色的樣子。瘦弱的腰支壓在瘦弱的腳踝，看上去有着優美玲瓏的感覺。

「好！美莉，你和李揚談談，李揚是個好孩子，而且你們是同鄉。」

「同鄉？」訝異地望着老板消失在門口的肥大的背影，我被一個新的情緒襲擊着。轉過臉來，美莉漆黑的眼珠子裏閃着溫暖的光。

「你是哈爾濱人嗎？」

「是的！我就住在城裏。你呢？」

「道地的鄉土話呢！」

十九年來，鄉音在我記憶裏已經凋殘了，可是從現在，這已沉澱了的聲音又浮了起來，是媽媽所習用的呢！

「我也是！真是難得，我們在這樣遠的異鄉遇

見舞親啦！」

想起那幾年給寒冷封鎖的家鄉，孤零的媽媽的墳墓，空着沒有人住的舊屋，爬滿紫藤的圍欄……已經十九個年頭沒有踏上故鄉的泥土了。

「離開家已經十九年了呢！」

「我也快五年了。可是那兒還住着瞎眼的婆婆的媽媽。在外邊飄流着的時候，真渴望有那麼一天回到媽媽的懷裏去啊！」

便低下頭，從她蕭穆的紫眼皮上我看出她對於家的懷念和媽媽的眷戀。嘆一口氣。

「家啊！」

「家啊！」

我們都是有家不能歸的孩子，讓生活追逐着，鷹爪下的兔子似地奔走着。

李遙遠的家作談話的圓心我們望外劃着同心圓，從故鄉發溜的上冰柱說到南海水面的落日。我們談着，用着鄉土話，那麼親熱地，像幾十年的老朋友一樣——一根無形的線牽着我們，我們是同胞。

像我剛來的時候一樣，她似乎對這輕垂的布幕，粗糙的道具箱，雜色的服飾，新奇的生活很有興致似的。眼珠子狡黠地在我們四圍雜亂的箱籠上溜着。

用我的杯子斟一杯啤酒給她。她搖一搖頭。

我笑一笑伸脖子喝下去了。

皺着眉頭，看我放下杯子。她突然問：

「幹嗎你們都這麼愛喝酒呢？」

「奇怪嗎？」我又斟上一杯。「你不懂得的。

可是將來你也會像我們一樣大杯地喝了。」

她搖搖頭，不相信的樣子。很擔心地問着：

「不苦嗎？」

「不苦的！你試試看。

她不說話，很關心地看着我。停了一會。

「你們都是奇怪的人。」

「是嗎？不久你也會是的。」

「我？」……她靜下來。我拿起笛子來吹着。

不久我們跑到廈門，在那裏我們開始上演我倆

主演的「流浪曲。」

最初美術是愉快的，在我們這羣灰色的人中間，這天真孩子是一顆腴色的慧星。用高一調的嗓門說話，銀鈴般的聲音唱歌。在台上那麼吃力地表演說，下台以後却又忘了疲倦似的一個人坐在後台上鑽來鑽去。時常偷掩到人家背後，把煙斗輕輕地取開，扔到看不見的地方；或是把酒瓶攪了水，讓人家喝到嘴裏去直叫起來，她却哈哈地笑着跑開了。可是沒有一個人覺得厭煩，看着她絹樣的影子跳出去了，便不響地把煙斗找回來，裝上煙又吸起來了。

她是我們大家的小妹妹，我的監視人。

看見我一個人坐在那兒喝酒，便跑過來恨恨地把酒杯摔開，踩着腳，眉毛擰在一塊似地，把嘴唇撇起來，拿白眼珠子瞧着。在我慚愧地低下頭的時候，却又假在我身邊笑開了。問着這麼孩氣的話。

「以後還敢喝酒吧！」

「不喝了！」

就高興起來，拉着我的手跑到外面的太陽裏去

，笑着，跑着。

在舞台上，在舞台下我們演着「流浪曲」。可是這種生活是有着太多的毒質的。美莉漸漸地熟稔了我們的生活，把初來的新奇味丟掉了，就羨慕了那玫瑰似地愛說起來。眼珠子褪去了天真，換一層灰色，很少說話招人笑，和我們一樣大杯地喝酒，或是用低嗓音哼小曲。時常懶懶地躺在床上，吸一支淡味的煙，紫玉色的眼皮落下來，遮沒了那顆幽怨的大眼睛，一隻胳膊枕在沒有綑結的腦袋下面，就這樣，默默地咬着下嘴唇過着這悠長的日子。

和我在一塊的時候，就拿家作題材，夾着眼淚

，夾着末息，用夢一樣的調子輕輕地訴說着她是怎麼思念着家，和家裏瞎眼的母親，而又是怎麼厭倦了這灰色的生活。聽着她的話，便想起自己的家來。我們都是有家不能歸的人啊！

一天晚上，散了場回來。坐在旅行床上，望着窗子裏漏進來的日光。同伴們都到夜總會去了，我一個人斟一杯紅酒，寂寞地吹着笛子。

美莉走進來。

「揚！是你嗎？」

「呢！你沒去？」把笛子放下了。

「沒有！」坐在我身邊，把我的杯子拿起來喝了一口。

「揚！吹下去！」

我慢慢地吹出劇裏那支流浪曲的調，低低地

美莉用低嗓音和着。一遍，兩遍，我反覆地吹着。笛子裏我的聲音是顫抖的，美莉的聲音也是顫抖的。

我不吹了。

「揚！吹下去。」

「莉！你哭了！」

「沒有！揚！」可是抓着我的手，她真的哭了

。月光下淚珠一顆顆從蒼白的臉上滾下來。

無着她黯澀似的頭髮，瘦弱的肩頭歪到我懷裏

，低下頭輕輕吻着她的嘴唇，她的嘴唇是冰冷的。

我的淚滴下來落到她臉上。

「莉！我們互相安慰着吧！」

「我們互相安慰着吧！」

——插曲——

因為我要使她忘記她的孤寂，忘記緊繫着她的渺茫的鄉思，

我要使她忘記她在走着
無盡的，寂寞的淒涼的路途。

——插曲——

從這裏到那裏，我們追着季候在大陸上轉。拿自己的青春到虛度樂樂人家。在大海裏旅行的日子，在陸地上耽擱的日子，一天天積堆到自己的身上。我們互相安慰，唱着流浪曲過活。拿太濃的煙和太濃的酒麻醉着自己的神經，忘了故鄉，忘子家，忘了自己，像一個沒有靈魂的生物似地活着。每年我們回到廣州過冬，這次美莉是第三次，我是第五次。

美莉近來更沉默了，空着的時候，老是偎在我的身邊，像逃避着什麼似地。再也不談起媽媽，即使偶而談到了也閃閃地把話題移到別的地方去。時常把自己喝得爛醉，躺在床上，用酒精浸透的聲音喊着我的名字，喃喃地。

「揚：抱着我……給一個吻……抱着我……緊……」
便緊緊地抱着她，蒼冷的淚滴到她泛紅的面龐上。

「揚：不要哭……抱着我……」
我知道她溶在酒精裏的聲音是苦的。臉在我的懷裏睡着了，頭髮一絲絲地垂下來，眼圍紅紅的，浸着淚，嘴裏吐着芬芳的酒味，纏綿的囁語，叫着媽媽，家……。

知道她是被鄉思和懷念苦着的，想：「怎麼來安慰她呢？」可是自己也是時常這樣苦着的呵！
一個晚上，像平常一樣，同伴們還留在夜總會裏沒有回來。我吹倦了笛子輪到床上去。美莉走進來坐到我的床邊。

「揚！我倦了。」
「那麼去睡吧！」

「不！我倦了這種生活。」
這孩子究竟忍耐不下去了。可是我應該怎樣說呢？

「莉！我們互相安慰着吧！」
「媽媽却沒有人安慰她呢！」
我不說話，想着：「把她送到媽媽那兒去吧！」

「可是……」
「我重倦了啊！那麼想把媽媽忘掉的，我喝酒，拼命地喝酒……淚很快地流下來。歎一口氣，「媽媽啊！」
拿起笛子來，我吹着：

越渡地極的山嶺，
到印度洋的珊瑚岸，
我們是天涯流浪人。
她和我，像平常一樣。但是我聽出她的聲音是凝暗的。

「怎麼啦！莉！我們互相安慰着吧！」
低下頭伏到我身上。我低聲在她耳邊吹着：
「莉！忘了吧！把自己忘了吧！」
哭倦後莉睡着了。我抱着她送回房去，替她蓋好氈子，在肥幫上吻一下，悄悄回房門退出來。

明天，在舞台上，慘綠的弧光燈下，美莉和平常一樣倚在我身上唱，可是她的聲音是強硬的。
散了場，走到化妝室裏去卸妝。我傍邊美莉的位子空着，粉盒下面壓着一張紙，是用口紅寫的：
「我去了，回到媽媽的懷裏去了。揚！別爲了我難過。」

你的美莉
她去了，沒有讓我說一聲再會就去了。
一個同伴的笛子吹起來。
越渡地極的山嶺，
到印度洋的珊瑚岸，
我們是天涯流浪人。

本刊第二卷上冊精裝合訂本發售預約

特點
A. 第二卷第一期至二十五期之新人畫報，一併合訂在內，精美異常。
B. 編製分類總目錄於卷首，查閱非常便利。

特價	原價
國內連郵 一元二角	國內連郵 一元二角
國外連郵 一元二角	國外連郵 一元四角

存書無多
欲定從速

烽火中的奧女

第一回

園子裏最後的陽光，已經在東的牆壁上慢慢的消逝起來，秋雲終於來了。看他的樣子很忙，就是拿在手的那一束康納遜大概在幾分鐘之前，在雲飛路上的一家俄羅斯店裏買來的。誰知道他在幹些什麼呢？他還說：

「旁的事情可以不幹，嫂嫂的生日終不會忘記的。」

靜子和英子似乎不像原先一樣的寂寞。英子像孩子似的拉着他的手跳着；而陳伯濤連冷笑也沒有了，說話的精神也沒有了。

「姊姊，我不是說嫂嫂家裏他一定來的，可不是嗎？」

「現在你勝利了。」

園子裏已呈入了黑暗，人們統統跑入了客廳裏去，剩下的祇有秋雲和靜子英子三個人。

主人何夫人宣佈入席了，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這騷動不過是包含了高貴的成份，一方面她的九歲的女孩子坐在鋼琴前，手指兒在琴鍵上撥動着，聲音是輕而憂鬱的。

「啊！聰明的孩子，這一定是，一定是蕭邦的作品，那個到了死的時候還不能忘懷他的祖國的波蘭人，波蘭人！」

那個藝術家好像懂得很多的喊着。

客廳裏人影憧憧，燈光闌珊；而人們所討論的，閑談的，一個極小的問題，往往都是非常有趣味的，所以一直到十點多鐘，才一個一個從何夫人家裏出來。

沒有樹影，在淡黃色的路燈的照耀下，塗在地上的祇有洋梧桐的枯枝，秋雲站在當中，挽着靜子和英子，從馬斯兩路向西轉着灣，沿辣斐德路走着，沒有聲，祇有單調而恐怖的聲音。

六 海面上迷宮

海面起着風，像一個伏法的犯人在法庭前狂跳一樣，整個的香港島天崩地裂地在動搖着。

啊！風，那種狂吼的聲音異常怕人！像黃色沙原裏的狂風，刮過部落的蒙古包。啊！蒙古包，不是，海上的迷宮！從透明的玻璃窗外望進去，水晶簾幕在飄動着，中央掛着粉紅色的裸體浮羅的燈罩，射出七十五度的光芒，跟着兩旁綠果綠的磁壁，成了一種單純的色調。在東東的角落裏，那只有色套子的沙發旁，紅木柱子豎立着，上端，是黃色的古典燈罩。再望到西邊的壁角裏，在那張長方的妝台上，陳列着許多古龍香水之流，大概是巴黎的出品吧！

啊！這海上的迷宮，宮主是我們珮珮啊！

穿着紫色的睡衣，下半身覆着緋色的被：珮珮斜倚在床上，睡在她旁邊的是她的茵兒。她轉身過去看了一眼，然後再把那本紅色簿面的戀愛的故事取來重讀着。房間是幽靜的，在珮珮心湖裏也甯靜得像止水一樣；可是窗子外的狂風是更加大了，暴雨也隨着而降臨了？打在玻璃窗子上像是奏着孤獨者底幻想之曲！

似乎是她不願追憶的一個思索，又突然的在她眼前一掠，那本紅色簿面的戀愛的故事，就從她的手上落下來。她覺得好像是一個夢；可是這夢是真實的啊！從一個封建的大家庭下的小姐，轉變到一個革命的姑娘，在後做過妓女，做過少奶奶，做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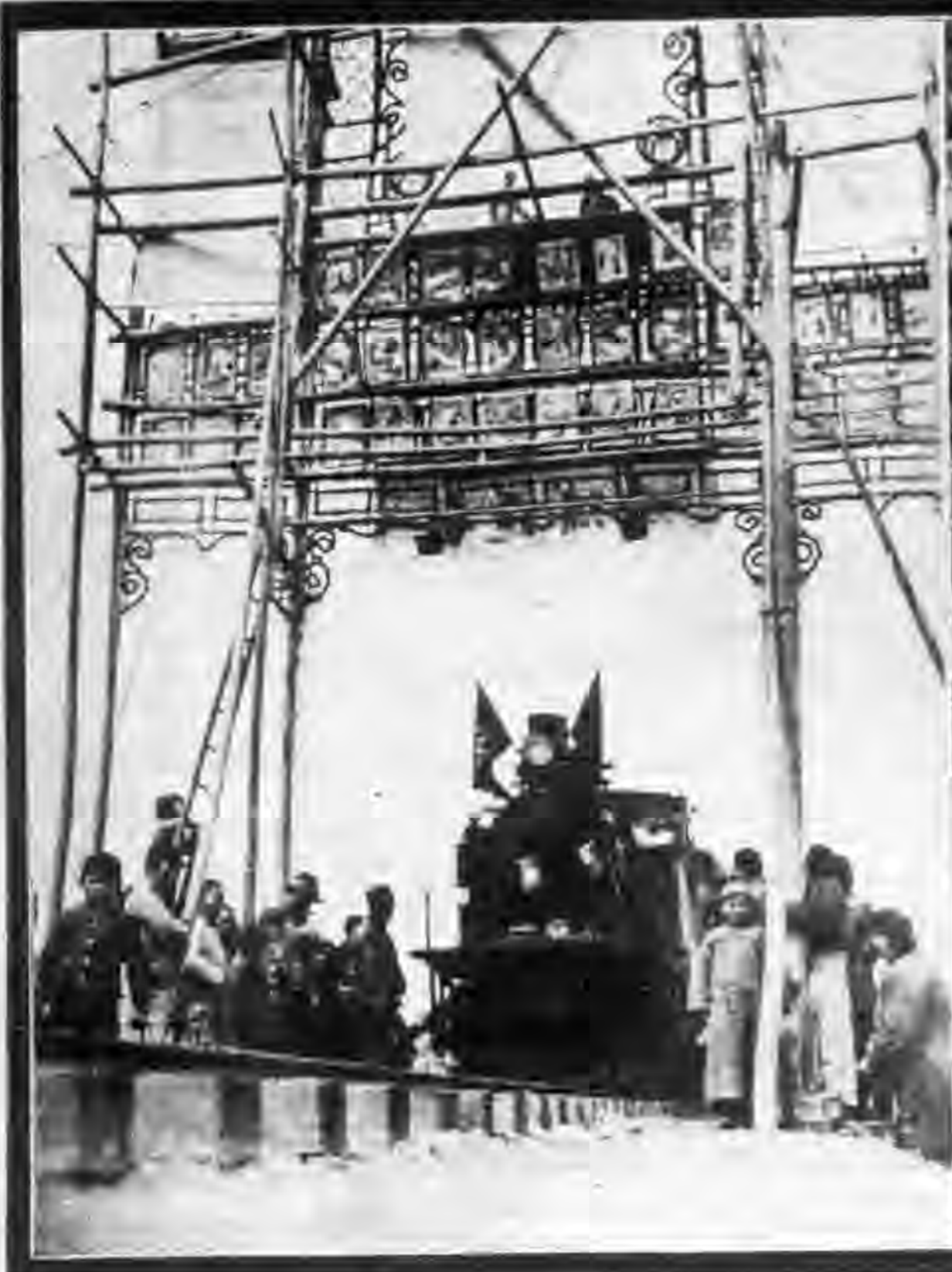
有孩子的母親，而現在又是做着這勾當；在這短短的幾年中，她自己也有點不信說變着那樣的快！然而，這幾年飄泊生活的結果，使她磨煉成一個絕艷的個性，而且是一個飽經世故的小婦人了。

然而，雖說是飽經世故，相反地，她對客人從來也不賣弄風情，就是笑，也是百分之百是假的。譬如衣服，她從來也不想穿一種眩人的顏色，她喜歡黃，喜歡一種簡純的，矜持的感覺。這樣，逐漸地那一批一批的客人疏落而至沒有！因此，她相信這種矜持是已經得到勝利了。心坎裏最後的陽光的屏光祖好像又活現在她的眼前，她想，不久就可以迎着陽光，大胆地舒一口自由的空氣！

這樣，接着而來的，她想到那個已經一別六年的破落的家庭，在她弟弟秋雲的信中，知道了母親也死了，父親也不知在什麼地方，剩下的是一個年邁而可憐的祖母，她真有點不解，祇有短促的六年，那樣一個大家庭，就會衰敗到這種程度。假使這個年邁的祖母能夠原諒她過去出走的錯誤，她想，她願意回到江南的故鄉抱住了她祖母去哭一個痛快，訴說這幾年來不幸的遭遇！然而，不能！她知道祖母絕對沒有原諒她的可能！秋雲又流浪在上海她又不知他在幹些什麼，時時的替他心着。

從這回憶的尾巴裏是一串紫色的傷感，珮珮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從床上死吞吞的跑下來！

走到窗口前，把水晶簾幕捲開來，從玻璃裏望出去，暴風雨依舊是那樣的刮着，香港變成一個修羅地獄！



阻止通車。
 合於川竹鐵路，
 改舖彈子街，集
 江鎮民衆為請求
 經工竣通車。
 一川竹一段，業
 南匯至川沙鐵路

國 際
 社 攝

德國霞飛藥學博士
 最新發明

治主女男
 奶火經發肺膈腫神
 水不水育病弱痛經
 不生不不頁失背發
 足育調全血眼疲弱

戒產氣白糖胃腎未
 除後血毒尿尿虧老
 鴉鴉二宮軟便遺先
 片後虧冷骨結精衰

上海馬斯南路廿號
 信理化學藥廠監製
 樣品說明書函索即寄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本製分男女用二種
 一、維他賜保命丸
 二、維他賜保命針
 此藥之功效，在於
 補血、強身、健腦、
 增進食慾、消除疲勞、
 對於貧血、神經衰弱、
 婦女經期不調、小兒
 發育不全、老人體弱
 等症，均有顯著之效。
 凡欲購者，請認明
 維他賜保命之商標，
 庶不致誤。

丸補



針補



維他賜保命



長命牌

